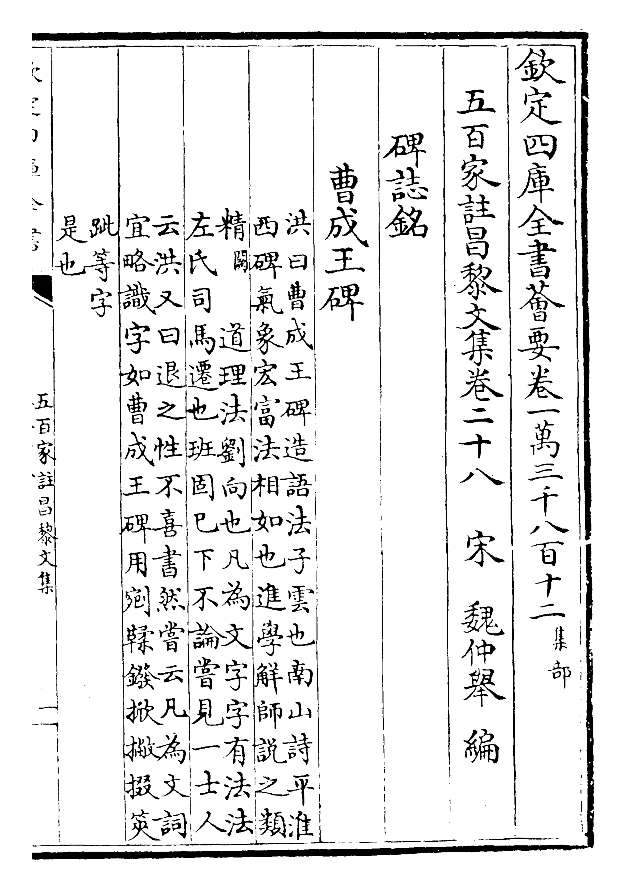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碑誌銘

曹成王碑

洪曰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南山詩平淮西碑氣象宏富法相如也進學解師說之類精[闕]道理法劉向也凡為文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班固已下不論嘗見一士人云洪又曰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曹成王碑用㸿䂵鏃𢴃𢿛掇筴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孫曰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三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桀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桀子允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傳胥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胥胥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皐嗣是為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孫曰天寶十一年皐嗣封年二十）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韓曰皐事母太妃鄭氏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自都水

監使者遷轉貳國子秘書韓曰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孫曰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自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將身將字一作持一作操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孫曰上元元年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衆阜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江東新刳於兵補注謂為兵所割也。刳空胡切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

（舊注掊擊也把也彼垢切擴引張也古莫切。擴一作横）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一作活數萬人）奏報升秩少府監（孫曰時州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禀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孫曰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攻陷台州刺史史叙脫身走因盡陷浙東諸州縣有衆數萬越及浙西僣號改元寶勝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祝曰與及也易繫其孰能與於此。與音預）仍從秘書（仍一作乃）兼州別駕部告無事（樊曰臯自温州長史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按傳作處州別駕而此云兼州必其字誤）遷真于衡（樊曰自處州召至京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拜衡州刺史初在處州行州事至

是始除刺史故云遷眞。眞一作鎮一本無眞字法成令修治出張弛申指切一作施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補注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嘻媢祝曰嘻妬也媢怒也史記王后亦以妬媢不嘗侍病。嘻烏結切媢音墨冒寐三音。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劾之劾胡得切又胡緊切一作助之貶潮州刺史樊曰皐坐小法為京杲譖劾貶潮州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譖孫曰大歷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皐于衡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祝曰詩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如字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

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祝曰武岡邵州縣戍衆萬人成一作戍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韓曰邵州賊王國良本湖南衙將京杲使鎮武岡縣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皆被其害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歲不能下於是以王帥湖南補注建中元年四月以皐為湖南觀察使代京杲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疑進退韓曰皐受命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

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及也國良奉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疑一作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敕教切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迕迎拜迕一作愕盡降其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皐單騎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何不速降一軍愕貽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維新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責一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韓曰建中二年皐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皐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

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一無四字）上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孫曰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皐為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洪州（韓曰按舊史伊慎傳云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鍾陵洪州也今本皆作江州非是别本又作江南）羣能著職（韓曰按新舊史皐為江西節度使洪州刺史至則集將吏令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賓佐○著直畧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集注搏力勾卒皆兵法也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

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杜預注云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句卒知其為越法也臯治戰艦衰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伊愼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愼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教之。搏徒官切勾音鉤卒音猝羸音盈秦姓也今誤作羸

曹誅伍畢 樊曰畢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僨也音俾使也音娉形丁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畀然集韻所無今公所云以意逆之不過教之以兵法行誅賞耳

艦步二萬人 祝曰艦禦敵船釋名上下重板曰艦艦謂舟師步謂步兵。艦音檻

以與賊遻 遇也音悟

嘬鋒蔡山踣之 嘬謂一舉盡臠禮記無嘬炙踣僵也韓曰時希烈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

之。嘬楚快切踣音匐

剜蘄之黄梅舊注剜削也樊曰臯既拔蔡山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黄梅殺賊將韓霜露黄梅蘄州縣名。剜烏丸切又烏官切

大䅭長平祝曰䅭熟皮也又說文云耎也長平地名。䅭如又切一音柔

鏺廣濟祝曰說文鏺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蘄州縣名。鏺普活切

掀蘄春祝曰掀舉出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音軒

撥蘄水祝曰撥擊也選撥波而濟水蘄水亦蘄州縣名。撥普滅切又匹曳切

掇黄崗祝曰掇拾取也黄崗縣名屬黄州。掇丁活切

筴漢陽祝曰廣韻筴着也鋮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

行跐汉川祝曰跐蹈也選蹈不頓跐汉川亦縣名屬沔州汉水岐流也。跐音紫又側氏切汉側駕切。汉水一作汶水非是

還大膊蘄水界中樊曰左傳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音

博又頗洛切披安三縣祝曰廣韻披開也裂也。披普靡切誅其州斬偽刺史韓曰興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慎王愕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為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孫曰標木杪也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標匹遙切䑙隋光化祝曰䑙大食也說文云歠也隋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䑙他合切捁其州祝曰後漢梏羽羣注案字書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古巧切。一作梏械也梏音姑活切十抽抽引也一推祝曰推擊也當從木史記袖四十斤鐵椎。椎直追切救兵州東北厲鄉韓曰希烈又遣兵援隋州皐令伊慎擊其將康叔夜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厲等關賊遂不敢南畧。厲鄉或作屬鄉鄉下又有縣字皆非是還開軍受降韓曰

未幾李惠登以隋州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樊曰五州謂蘄黄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黄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傳止書其取蘄安黄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汉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改户部再換節臨荆及襄孫曰貞元元年四月以皐為荆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皐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孫曰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孫曰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汴字一作汸東畧宋圍陳西取汝亳東都亳一作薄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其呂切賊死咋祝曰咋聲大也仄革切不能入寸尺土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張曰皐性勤儉知人疾苦所至恒平物估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廩俸豪舉不得擅其利一吏民或作一吏軌民或作一吏取民又或作一之平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宿洪曰皐設監司能參聽下得將吏短長賞罰必信。一本作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彞伊慎王鍔將趙本作任馬彞將慎將鍔將一作任馬彞將慎將鍔將潛王皆盡其力能趙本作王皆盡其力一本作王皆盡其力能一作王皆能盡其力一云能

盡其功甍贈右僕射補注貞元八年三月辛年六十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

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中進士第補注貞元五年道古登第遷

司門郎孫曰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門員外郎刺利隋唐睦徵為少宗正

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孫曰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

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孫曰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

師以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邑

適在吾封祝曰四邑謂沔蘄安黃也庶其有集先王甍於今二十五

年補注即元和十一年吾昆弟在補注阜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請辭一有曰字太支十三曹於弟季祝曰太宗十四子其一子高宗也其餘支子十三人曹王為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明之祖王孫曰明之祖王謂始王於曹也畏塞絶遷孫曰謂黔州安置也零王黎公韓曰明二子俊嗣封零陵王傑封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孫曰傑子胥封曹王後傑弟備自南還詔停胥封而封備後備卒復以胥為嗣曹王三王守名孫曰三王謂備胥戢也守名言但有空名耳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蕪枯弱彊一云吹蕪枯彊

齞有姦猖（祝曰廣韻云齞齧也謂屢破希烈之衆。齞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或云此下疑脫一句）處王之所（孫曰謂道古為鄂岳等州帥也）唯舊之視蹶蹶陛陛（祝曰蹶蹶行遽也詩良士蹶蹶居衛切。一本陛亦作陛）實取實似（一作有似　一作其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并序）

（韓曰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之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孫曰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為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欒為節度使）守

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樊曰貞元十五年正月詔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及欒等妾媵並封國夫人何封息國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户部尚書甍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纎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孫曰七年下當有十一月字葢是歲十一月九日甲子冬至也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别駕

父某晉州録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胄曹參軍（胄一作倉）成左清道率府録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主一作子）治為不易（一作治不為易）施于其家甚難吏治（一作難於吏治）又況公侯（又況一作況又）族大而貴夫人是専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啟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籍官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劉曰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而名節可以戾契致祝曰戾契與㓞㓞字同廣韻云多節目也。戾練結切契苦結切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補注謂憲宗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程曰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

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縁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一作衆洪曰摭言云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即退之所云對語驚衆也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樊曰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祝曰蹐小步也詩不敢不蹐選屏氣跼蹐資息切○一作踏門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

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樊曰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爬蒲巴切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集注弘農湖縣有閿鄉汝南西平有閿亭前漢以胡閿鄉邪里聚為戾園注云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耳。閿音閺又亡云切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韓曰元和八年三月以公為比部郎中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一有字病

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樊曰按上文觀之當是元和九年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徹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樊曰高字玄覽上谷人隱於廬山自號華陽居士達奚撫為楚州刺史起高攝盱眙令國子祭酒李遜為衢州刺史請高治信安縣元和五年八月遜觀察浙東又以高宰于剡三縣皆有政後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浙東從事李翱家自歸廬山至江西卒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瘁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

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公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韓曰說文嫗母也威遇切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一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一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他頂

切一作挺其季始十歳補注永貞元年其季生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祝曰柱撐也後漢枝柱邪傾。柱之庚切馬也不可以守

閭洪曰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

裾長一作曳不利走趨秖繫其逄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

不祛孫曰言有所懷不得用也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韓曰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

之女（徹一作撤 一作徼）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韓曰馬燧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樊曰燧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内外親戚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

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嘗蒙假與顔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孫曰遂歿後以資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為豪倖侵牟又彚妻訟析産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産至順宗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窮困當世以暢厚畜為戒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敖敫一作殿中丞繼祖補注繼祖後十餘年終殿中少監公亦誌其墓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孫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

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惟德之恒胡登切出為辯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賔祭酒食祗飭協于尊卑韓曰一作協于尊章章夫之父母亦曰兄也畏我侍側畏我一作我之及嗣内事及一作乃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大小順之夫先其歸一作不失有歸有室有丘合葬有銘壼彝是攸祝曰壼宫中道詩室家之壼古本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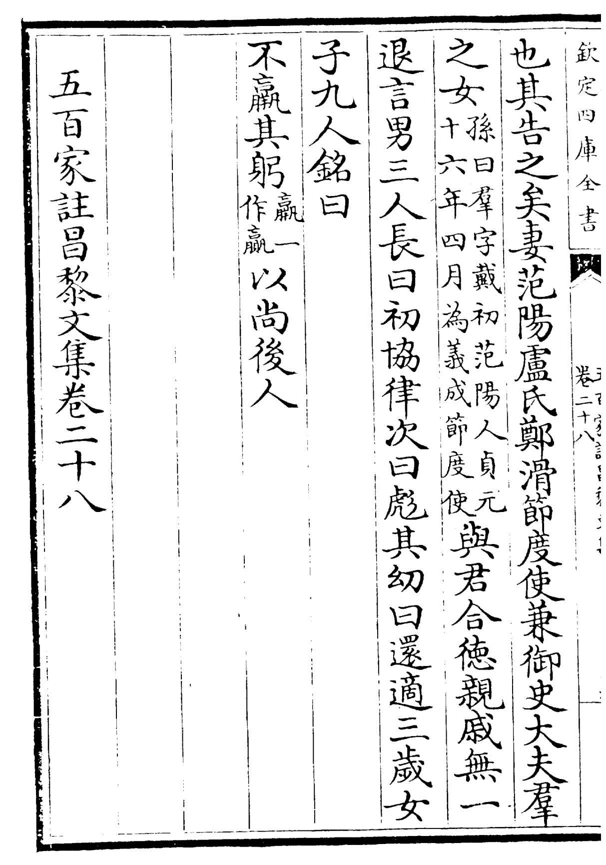
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集注冲字思順涼武昭王暠曾孫事後魏封清淵侯元和姓纂云冲生休纂六代孫佋文州刺史堂孫虛中是虛中乃冲八代孫）父惲（紆憤委隕二切）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以長（以一作少）喜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樊曰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柳曰太玄經用事者王王所生者相注謂春則木旺而火相也。相王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起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一作美）闕

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卒千忽切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之校得失進士及第韓曰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孫曰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為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孫曰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樊曰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

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為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堂祝曰分司東都也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祝曰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泯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殁者四人其一嘗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絶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

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换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黄金服之兾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黄物如金左人曰此所謂大還者今三年矣一無年字君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黄疽象也大還者大歸



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孫曰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為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徳親戚無一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歳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羸一作嬴以尚後人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八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九

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曰公詩有送董溪增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至是歸葬公誌其墓云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樊曰隴西

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瀨溪即全溪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沉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擧人士擧一作與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畀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樊曰貞元十二年七月晉師汴州時年七十二挈持維綱鋤剷荒纇祝曰纇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音耒。一作頗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

書左僕射陸公長源孫曰長源字泳之是歳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絶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来佐幕府樊曰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佐或作往非是詣門請交屏棄所挾為太師甍補註貞元十五年二月晋卒始以祕書郎選參軍選一作遷一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争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歳中奏為司録參軍與一府政與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補註恒州成德軍

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粮料使樊曰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臯謨爲東道行營粮料使兵罷樊曰元和五年七月敕承宗遷商州刺史粮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一作固又一作顯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死湘中樊曰二年粮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臯謨皆坐贓數千緡勅貸死流臯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臯謨以運粮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誌第云死湘中諱之也年若干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孫曰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爲太子大赦天下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

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凢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次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嚴曰退之有送暢歸江南詩云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髙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奠中舍人與其季弟澥戸買切問銘於太史氏韓愈韓曰元和八年

正月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補註轢車所踐也力的切考致要歸孰有彼此補註言物之終於一致同歸也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曰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孫曰當作愈赴位哭謂為位以祭而哭也且召

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来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樊曰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補注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補注来弔弔公也告葬期祝曰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於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尹一作人以幣如孟氏賻孫曰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賵給其家賻助也所以贈終○賻符遇切且来商家事補注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縁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来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

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補注選謂赴部選也)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補注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一作則有一作有法)長而愈騫涵而揉之(一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祝曰劌利傷也老子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又音述)物迎鏤解(物一作刃)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祝曰掐指也刮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掐指音滔或作滔非是)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辭而與世採掇(一作末撥一作末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開一作聞)曰吾既

儕而與之矣(儕一作擠)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樊曰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間四年又命来選為溧陽尉(溧音栗又下一有以字)迎侍溧上(孫曰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孫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為興元尹)奏為其軍參謀(樊曰郊有詩謝餘慶)

云國老出為將紅旗入青山再招門下生結束餘病孱自笑騎馬醜強從駈馳間顧顧摩天路梟梟鏡下顔文醜既飛越宦情唯等閑羨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惜命非所報慎行誠獨難悠悠去住心兩說何能刪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閿音文注見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轝歸鄭郢皆在江南補注鄭郢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補注樊宗師也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一云而佚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一無古有光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從講說而明從一作待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補註簡字幾道於世次為叔父一有執字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孫曰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為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舉一作學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集注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與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倚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一本作維執不倚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其一作有。樊曰蘊子瞻嘗舉

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懐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韓曰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補注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樊曰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樊曰及喜鑒拔後進

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章明善惡長於論議韓曰舊史公傳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愈從其徒游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祝曰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辛年五十三時郁始一歲與其兄朗補注朗即用晦畜於伯父氏祝曰郁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氾始徼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祝曰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孫曰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詔文一作文誥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

子歸一作妻選授協律郎朋遊益附一作朋友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孫曰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為左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孫曰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孫曰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河中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討王承宗郁與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等極言其權太重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

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孫曰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工員外郎復史館職樊曰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尚歧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爲考工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孫曰元和八年德輿罷相十月復以郁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孫曰元和九年以疾辭内職十月改秘書少監即閑居於郊補注謂屏居鄠縣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

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補注長男前一歲未成童卒次曰天官始十歲樊曰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孫曰天官元和元年生後名晦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絶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孫故相令太常德輿之女孫曰是歲十月權氏亦卒年三十一肖慶配良是似是宜似一作公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冢塋憲公墓側冢一作家將以五月壬申窆補注窆下棺也彼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乎古風襮順而裏方陳曰襮領也衣表也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襮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戴一作載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韓曰張府君卒葬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京師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祭之且誌其墓元和十一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嚴曰季友乃退之同年進士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等

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一有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别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吾一作君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補注為禮謂為位以哭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月日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樊曰貞元八年中進士第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曷高者曷古老切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

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葢尚小母曰太原縣君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栢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孫曰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為徐州團練使請為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孫曰元和四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

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韓曰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媼何疾祝曰媼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媼負貰酒音襖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補注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立切與孝權遊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它本注云銘亡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誌

銘

韓曰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曽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童時重遲不戲遲音稺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邉將不售歐本無于字別本作干字入三蜀從道士遊

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孫曰楊子琳蜀人初為瀘南賊帥有詔招撫使屯守瀘州時崔寧為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乂子琳表請討寧帝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都宣恩詔慰鴻漸乃表讓劍南節度使與寧以子琳為瀘州刺史和解之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走入成都寬與子琳戰復成都子琳還走瀘州招聚亡命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子琳悉擒之遂殺夔州別駕張忠而據其城洪曰按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崔寧傳新史呂裔傳云楊惠琳亂呂裔說之按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孫曰子琳入夔州以城守遣使請罪帝以子琳本謀近忠乃以為成州刺史又移授澧州刺史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

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樊曰案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懾孫曰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祝曰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樊曰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

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説洛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一作檢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樊曰環卒上官説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説欲遁去昌裔指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説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盜造飛棚聨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及斬其麾下千人賊聞解去以功擢説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

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樊曰公誌李鄘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亦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呵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

月湧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没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樊曰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齧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日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

督命郎中弔其家明年九月某日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一作使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祝曰楚詞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羹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洪曰爽慶皆當叶韻爽讀若霜慶讀

若羗反離騷云慶夭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叶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韵並收入平聲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七第一頁後八行注即公所撰昌裔墓誌刋本誌訛碑按既誌其墓又銘其碑見題下韓注誌見卷二十九此當指前誌不得又稱碑也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留六日刋本日訛月據天德堂本及本句上下兩注文義改

第九頁後八行注三室自曽祖以下也刋本祖訛孫據文義改

第十頁後二行注虞閼父為周陶正刊本閼訛遏據左傳改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七行江東刊本東訛都按温州當言江東為是據天德堂本及文義改

第三頁前三行不能出氣刊本出訛正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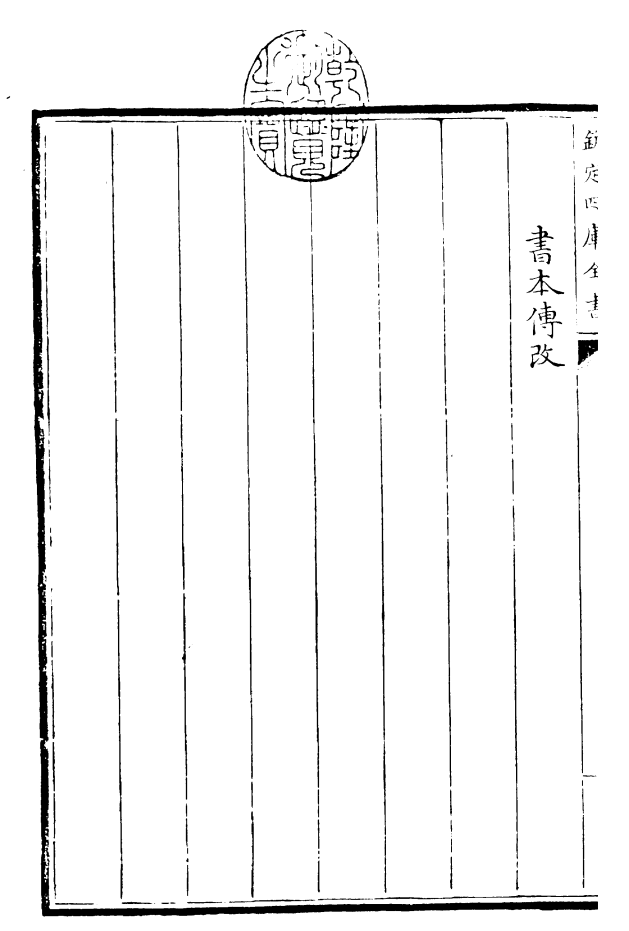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一行注我以陣術破將軍陣刊本脫軍字據唐書本傳增

第七頁前七行注一作任馬奐將慎將鍔將潛刋本馬訛馬又脫潛字據考異及文章正宗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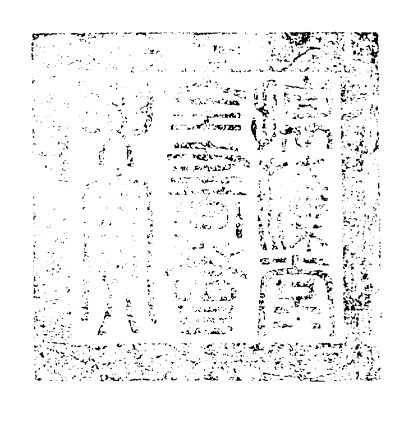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第四頁前三行樊宗師使來弔刋本脫使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增

第八頁前八行及後一行贈絳州刺史句刋本脫係沿舉正之訛按題既書此誌自應及此據考異增

第十二頁後五行注安國寧刋本訛安寧國據唐



書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十四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宋　魏仲舉　編

誌銘碑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樊曰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别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施置自便父中丞

甇既三年與其弟中行祝曰中行字大受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樊曰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巳不及假令令得不足自貴一作貫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黃金集注爊煉也煨也○爊於刀切又音禄可餌以不死令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祝曰阨塞也於革切○一作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畧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

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啟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孫曰是歲七月啟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揞去南海馬大夫樊曰十二月以馬摠為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徵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高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洪曰漢書武帝李夫人賦云旣往不來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茍無實其孰信顏師古並注云信叶韻音新此亦音新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韓曰以其所棄賈於三鎮說文云賈市也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縣令張君墓誌銘

韓曰公嘗與張俱為御史又俱掾江陵至是張死公誌其墓又以文祭其篤於朋舊如此

君諱署字某樊曰君行十一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嚴曰本鄭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樊曰開元二十二年

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一作詢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補注幸臣謂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樊曰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方叔貞元五年登第俱為縣令南方孫曰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署貶郴州陽武令公貶連州陽山令三年逢恩俱從掾江陵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署與公俱量移江陵署為功曹公為法曹凡公集以詩相酬酢者十三章同之官江陵及到官作也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

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録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録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旦旦就哺歠旦旦二字或作但俱或作婭婭揖起趨去無敢問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韓曰元和二年六月以鄘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曰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為河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争棘不阿歐陽公云疑有脫字阿一作撓改虞

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一無不訴二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一作下折民户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守一作手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補注經常也。一本作有經數

即無下句改字改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史一作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一作卒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曰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

者一作音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愈以公為太子右庶子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唐故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傳所載多與誌合○今本止云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樊曰太傅李寶臣字為輔

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蔣曰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為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集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恒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薨孫曰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樊曰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誠乃惟岳異母兄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樊曰惟岳叛惟簡以家僮栗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樊曰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

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鬭乃至樊曰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樊曰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祝曰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窒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樊曰帝幸

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客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渾瑊至遂決趨輿元惟簡前導及幸還録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誤）號元從功臣（孫曰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韓曰圖形凌烟閣賜鐵券）而以神威將軍（韓曰還左神威衛將軍）居北軍衛（一居作為）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樊曰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樊曰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有將字）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

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庻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輿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户部尚書兼鳳翔尹樊曰五月以惟簡為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規一作覬起事盜恩恩一作思禁不得妄入其地益

市耕牛鑄鎛釤鉏斸集注詩序乃錢鎛注田器也釤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釤山監切鉏牀初切又仕葅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愈勵愈一作興歲增田數十萬畝一無數字連八歲補注自元和六年至十三年五種俱熟祝曰五種謂五穀也○種之勇切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孫曰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選右界褒斜○斜音耶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孫曰二月上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

樂三日頒賜有差既事赦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許外任許一作斥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縣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濮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祝曰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

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一有記字）僕射以孤童子因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一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羇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集注胡珦謚曰良公陳鴻為作謚文張籍作行狀牛僧孺作墓誌公作神道碑歐陽公集古録有胡良公碑跋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流俗所傳本非當以碑為正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虛亮切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補注元和十二年卒明年七月石本作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一有縣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遇述遷造石本逞下有迺字別本有迺字無巡字又云遇或作巡皆非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文行治歷官壽年石本無處文二字舊本無處字為書使人自京師南

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 祝曰潮州東與閩接 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清河於今為宗城 石本無此句清河二字嚴曰今廢依舊清河縣貝州今改恩州 屬貝州 孫曰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 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為麟臺正字 孫曰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為麟臺 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 勸一作勤 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 補注大歷七年珣登第 樂為儉勤 石本樂作出別本樂作所 自刻削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孫曰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戸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樊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覈考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孫曰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補注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

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石本無以字）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一作辯）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徒（石本無徒字）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數音朔）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孫曰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領度支鹽鐵轉運使）富驕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

尹巽死韓曰元和四年五月巽卒遷少大理一有自少大理四字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内中尚樊曰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補注元和十三年也○石本無病字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為成德石本作可謂盛德銘曰

朅朅胡公舊注朅朅武壯貌丘竭切既果以方以一作而挾藝射科每發如望音忘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

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饋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孫曰謂佐鄭滑觀察事忤權貴除獻陵令也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歎一作靳守官駕部名升巳屈石本升作昇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後人石本彼作公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曰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孫曰元和五年九月

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劉曰或云楚武王使鬬緍尹權後因以為氏權江漢間國也程曰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為權氏嚴曰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緍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黄曰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樊曰翼字子良畧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為符堅謀主堅即偽位拜給事中後為右僕射封安丘公謚曰敬有大臣之言韓曰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孫曰翼子宣襃事姚秦為黄門侍郎宣襃四世之孫滎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滎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庸一作虞荊州大都督

長史焯有聲烈（焯一作綽）平涼曾孫諱偃（孫曰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偃○偃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祝曰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秘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孫曰皐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按察使表皐為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孫曰代宗徵皐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韓曰大歷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孫曰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孫曰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孫曰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一作能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樊曰大歷二年貞孝公卒德輿時九歲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孫曰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爲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德宗雅聞其名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樊曰貞元八年八月司農

少卿裴延齡以巧倖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
舍人補注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補注歲中兼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
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樊曰德輿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
知舊遷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于
朝多補自御札德輿居西掖凡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嘗上言左右掖承天子詔命奉行詳復各攸司不
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十八
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樊曰貞元十七年冬以本
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
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張曰

德輿自貞元十八年掌貢士至二十一年凡三典貢舉
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
十九人甄品詳諦所得 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
士相繼為公卿宰相
不以員拘 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 轉戶兵吏三曹侍郎 孫曰貞元
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
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 太子賓客 孫曰德輿為吏部侍郎坐郎吏
誤用官缺改
太子賓客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 孫曰元和四年五月遷太常卿 天下
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
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樊曰元和五年宰相裴
垍寢疾九月以德輿同
平章
事 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

教化多所助與（一作為）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務主已（務一作矜）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樊曰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露布復拜太常（補注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一作令）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李曰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删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孫曰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東都留守）勤于選付（一作府）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

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一又作某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音迪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者在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于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孫曰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

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納頔左遷恩王傅仍絶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上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一有病字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孫曰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世名人薨没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稱為宗匠焉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一作親未嘗問其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一無女字其父造嘗

相代宗孫曰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非相代宗也號為名臣既

莖其子監察御史璩樊曰德與二子璩字大圭瑤字大玉璩元和二年登第歷監察御史宰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不宜出入禁中及宗閔貶璩屢表辯解貶閬州刺史從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璩音渠

纍然服喪一有來字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次一作無滅楚從秦嬴劉之間甘泉始

侯以及安丘安一作商詆訶浮屠韓曰符堅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

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已稅已一作而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祖一作師文世師之師一作祖流連六官孫曰六官謂吏户禮兵刑工六官也德輿遍為之出入屏毗祝曰屏毗謂出為藩鎮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一作馬公勇為之人所競馳人一作其競一作共公絶不窺絶一作有孰克知之克一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奉勑撰并序

樊曰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為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

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羅隱乃爲石烈士說言石孝忠者事李愬爲前驅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恚怒因推去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枷尾柆殺一吏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孝忠頓首明愬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其韓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刋改制焉嘉話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云改命文昌爲之則一也嗚呼史臣以任度爲難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欲歸之愬其與漢高喻指蹤以明蕭何之功者有間矣予是以知帝之不終也文昌

之文見姚鉉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蘊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畫之矣補注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珣守蔡州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日磨去別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集注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孫曰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補注謂悉以為主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補注除謂除亂

也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祝曰孽萌也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巳薅孫曰大慝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稂草也爾雅稂一名童梁祝曰薅器也以刺地除草詩以薅荼蓼○薅奴毛切又奴豆切一本巳字作不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孫曰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祝曰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之至與不至○數色阻切一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補注次位序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補注見于郊廟祭也羣臣震

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劒南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一有西川二字川一作州又明年平江東孫曰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孫曰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祝曰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趙本究作窮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樊曰元和九年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一無等字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縱兵四出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皇帝歷問于朝祝曰歷謂徧也一二臣外一作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祝曰本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也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祝曰臆決謂以己意決之萬口和附和去

聲并為一談并去聲一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祖上一無惟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一無何字況一二臣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失令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曰郃陽說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

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從隸汝州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韓曰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即虢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而子公武一本集字在公武下一無集字往討之韓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孫曰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孫曰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愬

汝帥唐鄧隨孫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孫曰謂度為御史中丞故云長其往視師孫曰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與予同補注同謂同謀○一無與字汝遂相予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討一作諸洪曰按韓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疑討當作諸然為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凡矣○一本節下有度字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補注謂守謙為內侍其往撫師樊曰諸軍討淮西者近九萬人久而無功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曰度汝其往衣

食子士。一作衣服飲食子士衣去聲食音嗣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孫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自從一無從字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庚申予其臨門送汝補注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一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趙本無八字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卒萬三千一無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孫曰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樊曰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韓曰度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郾城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韓曰度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以是出戰皆捷元濟盡幷其衆洄曲以備孫曰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十月壬申

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樊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留數百人斷洄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下坎垣而登擒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韓曰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辛巳丞相度入蔡孫曰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祝曰書周有大賚賚予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

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韓曰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准元敕給復二年斬元濟於京師孫曰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西市斬於一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樊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觀察使凉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樊曰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胤邠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孫曰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〇鄜音孚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一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禄大夫趙本無進字

以舊官相孫曰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中光蔡溵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樊曰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趙本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補注近土諸鎮之叛命者襲盜以狂徂在玄宗崇極而圮祝曰圮毀也謂盛極而衰也河北悍驕孫曰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孫曰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不宥補注肅代德順

四聖也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孫曰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糧也外多失朝孫曰謂為亂者所隔故不得朝覲也曠不嶽狩祝曰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伭在東平恒在成德故不得巡狩○一作曠之兵守百隷怠官百一作司事亡其舊亡一作忘帝時繼位補注帝即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取一作出魏將首義趙本首作守一本作有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補注叫讙驚呼貌○讙呼元呼官二切欲事故常始命討之趙本始作乃○一本作力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

賊相臣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

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趙本公作臣莫若惠來帝爲不聞嚴曰

謂不聽其言也初憲宗平蔡以師久無功命裴度往視形勢度還奏言必可取之狀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及在朝之臣皆莫欲進兵謂莫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賊之難憲宗任度之爲難蓋謂此也

與神爲謀及相同德及一作乃以訖天誅乃

敕顏胄愬武古通咸統於弘補注謂以韓弘爲都統各奏汝功趙本奏作立

三方分攻祝曰三方即上所言顏胄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

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凌雲韓曰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凌雲柵蔡卒大窘翦之邵陵翦一作勝又一作遂郾城來降郾音偃見上注自夏及秋趙本及作入復屯相望音忘複一作復兵頓不勵孫曰頓謂頓止勵謂勉勵告功不時祝曰告功奏功也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孫曰相謂裴度釐理也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孫曰謂董重質兵守洄曲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補注謂李愬入蔡之師頟頟蔡城祝曰頟頟大貌也書罔晝夜頟頟注肆惡無休息頟與額同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補注恩言謂詔令也相度來宣祝曰來宣謂宣達王命詩

云來句來宣元濟既誅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元濟舊將度欲使俱入蔡州量罪施行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 樊曰蔡平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 賜一作贈

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 樊曰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補注旰日晚也○旰古按切

左餐右粥 補注子厚云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僕若為之便說用兵伐叛事又云

退之左餐右粥不如吾仰父俯子或曰此非子厚語為之擇人以收餘燼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姓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執為不順為不一作不為徃斧其吭吭喉也古郎切凡叛有數孫曰謂叛者數鎮如王承宗之類也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凡補注而皆謂汝也趙本作告汝父凡奔走偕來祝曰來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偕來一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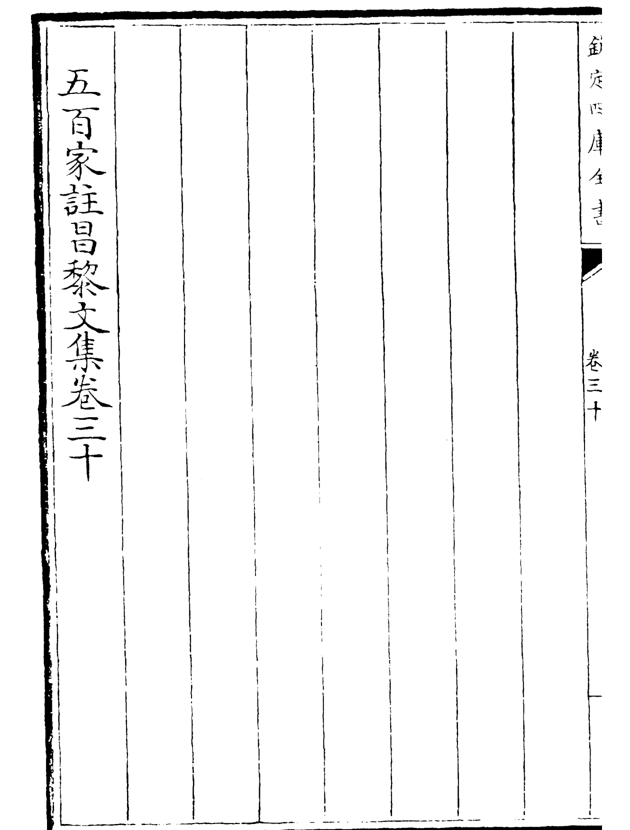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嚴曰集有論淮西事宜狀云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故此終篇以惟斷乃成為言也既定淮蔡一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遂開明堂遂一作既坐以治之

讀韓碑詩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

相曰度（孫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
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李愬韓公武李道古）
（李文通）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
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
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
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
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閤
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

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麄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